

聖躬偶爾違和亦當

宣召二三大臣商確大畧萬一不然群臣亦當排闥直入頓首死罪求

皇上一決以

皇上之神武

九廟之神靈旬日之間定當士氣改觀人心固結而後問國人皆曰賢者何人急召之以塞天下人望問國人皆曰不可者何人急去之以洩天下人忿一面召張鶴鳴佐樞密而兼採先皇帝左右四司馬之例以備分遣一面移祁光宗于山海與文球相機調度而又倣

肅皇帝內外四經畧之制以禦長驅一面責李長庚專司新餉又速推少司農一人專理屯田一面下考選散館諸臣周資謀斷又速召當年直言敢諫之士爲仗節守義之人而最喫緊者尤在用人之人周加謨夙負時望海內想見太平而干戈槍攘銓印塵封至若百司之綱紀與百官之領袖並重一則有正而兼

署一則有署而無正此可盡諉之天意哉從來末季之虜俘皆是興王之命世堂堂

天朝豈患無才但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排天下難自有餘裕而又于兵部遼東另爲夾袋樞司必可爲邊道邊道必可爲邊撫邊撫必可爲經畧用人者論而後官毋官而後論用于人者量而後入毋入而後量卽如張鶴鳴一人而左右置棋不定薛國用一身而溝水東西不常徐光啓劉時俊之腸徒熱而人尚作冷眼之觀李植何棟如牛維驥等之熱血徒洒而人尚爲灰之棄須之彥之才堪八面而佐練臣似不如以職方兼京卿之銜李乃蘭之精白一心而咨廣寧似不如以近地收廉能之效其他願者必徃徃者必願總祈一官當一人之才一才當一方之用孰與夫倏起倏罷旋去旋來傳舍于關上錯趾于塗間而一無當于成敗之數哉如職之言幸而遼陽能守腹裏無虞二三年間休養生

聚再圖捷伐社稷之靈也職之幸也卽不然而猶有後着有退步諸臣猶可不得罪于

皇上猶可不得罪于

祖宗若夫赤白囊至則踉蹌趨朝塘報稍停又帖然無事必至斷送遼陽斷送金甌而大家諉曰天意云爾直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者矣職草疏已畢經臣疏稱三帥分防連絡相持勿與輕戰賊至遼陽劉總兵射打于城上本部院親督川兵拒戰于城下職甚壯之禦寇

必於門庭經臣深得方畧但賊聲息重大或全兵壓境而齊犯二營或鐵騎鳴鏑而直冲一處能持久乎能不與戰乎張疑撫順能必應手回兵而能無腹背受敵乎攻其必救能無誘而致乎事勢急遼而緩瀋陽法主合而忌分機難遙度筭貴萬全亦職區區謀國之血誠也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監生鄒德基題爲國步頻危明言無補敬瀝血誠以佐安攘事臣自束

髮受書見司馬公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
輒慨然向往兼世受國恩雖在螢窗雪案聞
聖明彰瘴一人張弛一事不啻痛癢切骨其苦當
心數年以前便知朝廷有厝火積薪之憂便
知邊塞少折衝禦侮之人多一日承平釀一
日禍釁頌一番明盛增一番憂危不意今日
果然至此也舉朝賢傑非不人人擘畫事事
焦勞然理財者終不肯爲破格之設處用人
者終不肯爲破格之舉措病已甚而猶不飲
瞑眩之藥局將殘而並無善收拾之人如是
而望外禦強虜內安

宗社此白面書生所以悼心飲血萬里叩

闡者也臣仕籍未登忠腸可鑒謹條的確當事
數事哀懇

聖明垂察焉近者議餉則請發內帑請帑而外又
請鑄錢請稅契請減

宗室俸請改折內府十庫諸物然皆未奉

明旨尚遲緩不行臣又見天下當戶雖窮鄉僻壤

無處無之總計不啻數十萬戶大者萬金其次數千金小者亦不下千金無櫛風沐雨之勞無江山險巇之苦收民間三分之息所謂三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者側肩挨門而入從來權子母之術無如此者而盜賊不敢睨豪右不能廉子女膏梁晏然醉飽孰非

聖明雨露之恩當此

國家有事之秋悍然不顧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必非我百姓而後可乞

皇上傳諭兩京各省撫按檄所屬郡縣檢點城市村鎮大小零頓當舖取平時出入金錢約若干數卽什一稅之未爲過而

聖明在上寧從寬厚萬取百千取十俾縣徵而致之府府徵而致之省會省會飛輦而致之遼陽儻亦不煩扛鼎之力耶又天下郡邑所在積穀以備饑荒饑荒者歲也兵也雖水旱不時而豐稔之處故不少今遼左被兵危及

宗社郡邑長皆實心爲朝廷者各舉三年五年之

積權佐兵需情所必至分亦固然臣愚謂的確當行者第一餉亦何難處分而動稱無餉兵亦何難召募而動稱無兵皆由

廟堂之上不能破常套真實救時耳夫太平宰相作法欲寬救時宰相出手欲棘比來翰苑詞臣循資入閣年不妨及耄度不妨納汗今何時哉三百年社稷安危四海生靈存歿轉關于二三閣臣之手尚欲循資按格恐真才終于遺落救時終于無人今縱不敢曰卜相于菰蘆之中而自尚書以下方伯以上不拘在朝在野豈無獨力任事足了邊疆之局如于謙楊一清其人也者惟在

皇上注意銓衡虛心旦暮可遇之矣臣愚爲的確當行者第二立相尚欲無方命將尤須破格自李如栢李如楨相繼爲帥而欺君媚虜致捷伐之氣不充衄幸已易將矣然大將非智勇廉信雄才武畧所向無前者不堪任非精忠性成視遼如身視遼之壞如其家之壞視

軍民之殺戮如殺其子女視喪師辱國如殺我父兄之仇決不共戴天者不堪任苟得其人無論偏裨行伍卽時推轂重以闔外之權許其相機進止何也兵詭道也貴在神速今日之機會有可乘則捲甲疾趨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今日之機會未可乘則深溝高壘堅壁以待雖有巾幗之遺自若也故李愬雪夜狄青燈夕偏裨尚不及知而暇稟命經畧乎往者帥臣欲戰經畧禁之戰卽不敢戰矣帥臣未可戰經畧督之戰卽不敢不戰矣此楊鎬斷送數城十萬雄師肝腦塗地者之前車也前車已覆而後車猶馳可不哀乎則專任闔外之權臣愚謂的確當行者第三兵貴精不貴多長征疲憊何如新調集兵千里何如土著誠召募勇敢得五萬人爲主教之習戰車習火器以隊練隊以總練總以營練營可以赴湯蹈火矣然後感之以情如太真一激聳動三軍光顏泣下一軍雪涕有兵如

此便一足當十十足當百其他四方之兵如
邊兵川兵士兵應調者調之不堪用者必不
調可也臣頃見調兵吳越閭里騷然寄子托
孤賣妻鬻女痛哭出門怨聲載道人心有甚
不可知者昔劉文靜詐爲僞勅發民兵擊遼
人情洶洶又知世郎作無向遼東浪歎歌以
相感勸避征役者多歸之蓋徵兵千里固人
情之大恐也故多調不若多募多募不若多
練臣愚謂的確當行者第四近者奴酋已報
服北關連結西虜矣虜性無常奴誘之則與
奴合我誘之則與我合只爭金帛多少機謀
淺深耳誠遣心計之將賄渠酋長使出不意
以襲奴酋功成卽封龍虎將軍裔有建地其
誰不樂從者郭子儀借回紇反擊吐番用此
術也朝鮮以萬人從征覆沒而忠義不衰綿
力不支奴酋又挾之以威啗之以利吾中國
又如冰山之不可倚焉知不變其心志儻一
折而入于奴酋奴便可縱橫于海內矣宜急

遣一文武大臣齎

勅朝鮮大其封號增其戍兵使強足以自立安有
不效忠于中國者

成祖封瓦剌酋爲順寧王粍秀字羅爲安樂王以
撓本雅失理用此術也又向者王兀堂馬三
非忽忒里及南關猛骨諸夷爲奴酋吞併今
子孫如吾兒荅格八庫等見在若朝廷下一
勅書復立夷後招聚部落奮力自效非樹奴一敵
乎

世宗時安南莫登庸父子篡黎氏巡撫汪文盛號
召黎氏舊臣俾各興兵効力亦用此術也臣
愚謂的確當行者第五自楊鎬任事軍如瀾
上之兒戲則我不振而奴備亦弛自熊廷弼
代之揀將練兵整飭旣久旌旗壁壘煥然改
色則我兵大振而奴備亦密奴方專力備我
我連緝屬夷或繞其背或衝其腹或出其肘
腋四面擾之我無處不擾奴無處不備備多
則勢分勢分則力屈而後以重兵直搗其瑕

奴在吾掌中矣至于避實擊虛避強擊弱先自立于不可敗以制敵之必不可勝經畧一人游刃有餘地也臣所謂的確當行者第六他如復屯田練京營增兵于鎮江金復宿重兵于通州檄天津昌平新到之兵移駐山海皆當事者未雨綢繆之至藪無不可從長酌議次第舉行者也

謝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一終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二

庚申孟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湖廣道御史林有臺題爲時事敗壞已極圖謀宜計後着敬陳三說以保全遼以固治安事職嘗聞端拱之世契丹騷動太宗訪群臣邊事王禹偁獻禦戎十策而假漢事以明之大要歸於外任人而內修德頃者奴酋肆逆三路敗衄徵調幾遍天下而

皇上靜攝深宮臣子求一召對不得安所效欵欵

奴在吾掌中矣至于避實擊虛避強擊弱先自立于不可敗以制敵之必不可勝經畧一人游刃有餘地也臣所謂的確當行者第六他如復屯田練京營增兵于鎮江金復宿重兵于通州檄天津昌平新到之兵移駐山海皆當事者未雨綢繆之至藪無不可從長酌議次第舉行者也

對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一終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二

庚申孟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湖廣道御史林有臺題爲時事敗壞已極圖謀宜計後着敬陳三說以保全遼以固治安事職嘗聞端拱之世契丹騷動太宗訪群臣邊事王禹偁獻禦戎十策而假漢事以明之大要歸於外任人而內修德頃者奴酋肆逆三路敗衄徵調幾遍天下而

皇上靜攝深宮臣子求一召對不得安所效欵欵

之愚哉然經畧之疏徃徃朝至夕下則
聖明之心固未嘗一日忘遼也職敬就不忘遼之
心而進其說可乎夫古之治邊也椎牛以享
士今之治邊也枵腹以荷戈古之爲將也矢
六中而不動今之爲將也面一鼓而先黃甚
至火藥長技突付煨燼此其勝負之數豈待
對壘而後知哉况竭四方之力以供一隅彼
八百萬之金錢不能飽其腹於今何以盈其
數於後此所謂來亦困不來亦困者也使人
有言曰遼必不守則以爲過激之談

陛下決不信也夫

陛下所以不信者以經臣在耳經臣荷

特簡之知而專闢外之寄當有石畫以報

陛下然而廟堂之上件件轉手封疆之外人人同
心安在遼之不可爲也庸知其未必然乎職
請以豫之說進則無如儲用人矣天地生才
原足以供一代之用惟平居有人而不任故
當事欲任而無人爲今之計內而樞臣計臣

外而督撫道臣用一官便當備一官毋論在朝在野苟有通達長才強幹而有骨者先使之入官相宜地位相次而後朝受命夕可濟也不然者倉卒有急旦暮之

旨既不得而徼矣又呼人於數千里之外是中流失楫而遙招岸上人以相救也必無幸矣職又請以公之說進則無如乎持論矣事各有是非人各有本末論事者只照管夫理不必管夫人任事者只計功之成於國不必計議

之掛於人斯真爲國者耳如人之言曰封疆重寄也固不可以成敗之偶盡抹其生平亦當以是非之案徐聽於定論夫且不自咎其所致言之因反妄揣其所以言之故彼言者不卷舌而退乎是持論之偏猶可言也第恐辱國喪師之臣反得藉口觀望以緩須臾之死則國家功罪之典何以伸於天下後世哉職又請以惠之說進則無如恤民力矣海內稅賦之徵強半在於冬初然一再徵而完六

七者其大槩也邊餉歲額不過此六七中之一二耳夫不以先完之六七者通融以急公反以後完之一二者坐民以拖負其爲民也不亦寃乎且也歲旱頻仍十室九空加派尚未有已也民則何堪計惟除苛政黜暴吏虎冠而食人者不使橫虐於郡邑俾民得寬一分則國家受加派之利而百姓忘加派之苦而後民可瘳也如其不然職恐肉削而皮盡卽父子不能以相保其肯爲

陛下守其土者猶能索此八百萬之金錢乎此自議兵議餉之外所以收遼之後着者全在於此而主持則在

皇上矣職非敢以難行之事望皇上也

皇上惟大奮乾剛豁然與天下更始進諸臣廷詢之孰是事可行孰是事不可行孰是戀位悞國孰是竊位蔽賢計大小臣工無不灑然易慮者廼事急而故緩之愈急而愈緩之徒以

病而塞臣下之請母乃不可乎職聞呂氏之言曰病之留也精氣鬱也夫國亦有鬱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如之何不盡用考選候補諸臣以決此鬱乎此職所未解也至如枚卜大僮或缺而不補或補而不下從來有此國典否銓印塵封科道懸缺從來有此政體否不但庚戌之變恐再見於今日卽日前邊疆諸事何件不關請於內庭所謂全謀而定斷者屬何人也

陛下迺以不忘遼之心急圖此後着則遼之爲遼尚忍言乎此職又抱杞人之憂而未敢竟其說者也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遼事急在燃眉聖明大爲動念敢因推廣要務以備採擇施行事自筮仕以來竊觀

皇上靜攝年深臨御日渺中外臣工仰雷候電窮年那得聞聲望日就雲畢世未能覲面致使堂簾日遠都俞無聞叩

閭徒塵庭宣未卜恃有章奏一綫之脉多踵畱中
不報之轍見今東夷跳梁西虜窺釁豈是小
事易結之局無奈叩者穎童請者舌敝釀成
大夢不覺之世界厥鑒不遠災及堂而燕處
無疑其禍將大火燎薪而人寢莫救浸浸乎
有唐宋末季之景象焉頃職連接邸報見遼
東經畧熊廷弼賊兵壓境火藥全焚之疏一
入而遼陽十分危急之

旨卽出矣火災如燬孤城益危之疏一上而邊事
益危之

旨卽下矣批發如許神速責成如許真切計畫如
許周匝而慎密卽此

嚴旨兩布頓令宮府生色朝野改觀無論較尋常
章奏未得彷彿其萬分一卽近如遼左諸疏
初未有敏速爽捷如今日者此足見我

皇上動念慮兇留心邊備未嘗一刻忘援遼之想
未嘗一飯懈滅賊之謀職不禁加額舉手爲
封疆稱慶由此而相機有經臣則戰守之權

衡不爽應援有督撫則兵馬之調遣自急揀
閱有督臣則孱弱之充數難掩火藥硝黃之
星速解運司空業已不俟終日援兵之星夜
出關糧餉之上緊區處司馬司農奚敢少緩
須臾應各急公無俟職贅職獨以爲向來遼
左之敗衄皆由將士之委靡多因廟堂之鼓
舞鼓舞云何一在降

勅諭以作其氣氣可不懦而振矣一在厚犒賞以
結其心心可不散而齊矣庶兵衄火焚之後
不致有土崩瓦解之形而要莫如自土司秦
氏始職按秦氏䟽揭久毓將門歷垂勳業洗
蛾眉以譚豹畧矢馬革而奮鷹揚贊夫從戎
蚤步披堅執銳携子臨陣所向破浪衝風凜
爲女中丈夫允稱閩外良將况此時全遼人
情懷畏數望敵勢以魂搖他處土官鍾疑且
接虜氛而色戰秦氏乃獨拜王命尋接浙而
行心奮國讐督兼程以進誓師勿驚雞犬三
令布旆笠之嚴居民盡望旌旗一路獲安堵

之慶卽行伍之有律應知籌筭之無遺不必
兩軍對壘而夷虜如在目中矣人盡如此何
憂奴酋哉臣以爲今日之將士卽潛首縮脛
者猶當設法以鼓其喪生樂死之心況此昂
首揚眉者可不破格以激其瀝膽披肝之義
昔紫貂裘帽之賜興王所以紉基也糲食菜
餒之犒衰主所以階禍也今秦氏將抵國門
矣獎一人以風天下此其時矣伏祈

皇上下振積習立召秦氏而面慰勞獎藉之簪花
賜宴榮寵非常報效亦自非常卽

聖躬暫爾違和或遣二三大臣設宴國門外如管
待屬國陪臣事例仍多發銀兩大犒三軍此
激發人心一大機括計亦在廷諸臣所不嫌
于褻也至秦氏母子之加銜應超出彭元錦
之上以旌其忠伊兄伊弟之加職宜各照援
遼之議以作其勇雖名器不可輕假而鼓舞
何吝虛銜更當允其所請速令刻期差官調
伊全部兵馬急赴遼陽以各戰守渠旣克奏

百戰之捷必據一臂之力是又望

皇上勅該部速行者也職疏將發見兵部已據揭覆請加秦氏正三品服色馬祥麟秦邦屏秦明屏各加授有差雖未破格聊足示勸弟議犒賞未及安家恐起缺望之心續調士兵容令酌議不無遷延之慮夫人情強之以所不願則難而順之以所自願則易况今調募紛出半屬烏有而此一士兵自稱精練自願衝鋒志既可加言必非謬計不再決議于何酌是又在該部題知卽行勿以泄泄悞事也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遼左奴氛愈熾山海諸議未決再乞

聖明勅部速議並發應用銀兩以安重地以奠神京事臣濫竽總督之任凡督屬之城垣兵馬無一非臣之事凡城垣之傾圮兵馬之單弱無一非臣之責也祇緣干戈擾攘帑藏空虛不得不酌量緩急而輕重布之自有奴氛以來九邊之最急者無如遼而外以壯遼之聲

援內以固薊之鎖鑰則山海之地更急臣抵
任旬日趨赴山海卽以修理城垣添設兵馬
具疏馳聞衆論僉同臣不過踵按關與閱科
諸臣後續貂以爲之請耳仰荷

聖鑒渙發明綸一則曰保障至計再則曰作速議
覆似亦以山海爲喫緊而不欲以度外置之
臣隨檄道府諸臣一面議修築一面議整棚
只候金錢一發便當塌厯從事未几工部覆
城垣一事內云修城銀兩例應戶七兵三戶

兵兩部至今交相諉矣兩閱月兵部纔覆兵
馬一事減去馬匹一千五百而俟之再議矣
三閱月戶部纔覆糧餉一事馬軍每月減餉
二錢應用餉銀又云一半部發一半該鎮設
處矣臣爲此惶惑者久之古云金城湯池非
兵不守以山海之雄關而臣之議兵除永平
團練民兵三千馬步各半外關城與一片石
南海口等處馬兵止議三千步兵議一千五
百兵數多耶不多耶古云重賞之下必有勇

士以新集之烏合馬兵止議月餉一兩二錢
步兵止議月餉九錢餉數費耶不費耶且募
兵之令初下畿輔逡巡無一應者三月有餘
未平道袁應泰履任後毅然以身任之殫心
竭力廣募于徐淮梁豫之間纔得若而人應
募各兵自願不領安家五兩第求厚糈以糊
其口該道與各兵約每月餉銀一兩二錢卽
榜示之况各兵遠離鄉井掛名尺藉而山海
未平一帶米珠草桂更與近畿不同各兵月
餉衣之食之于是焉在且爲儻質且爲內顧
端非一兩二錢不可耳卽以一兩二錢給之
已省安家約有三萬而民間所省之幫貼更
多臣具疏時又分爲步兵三千每名減月餉
三錢其餘馬兵照舊該道懇詞具稟各兵遮
道泣訴已覺皇皇不安今兵部以馬價之故
減去馬匹一千五百戶部又以餉銀之故減
去馬兵月餉二錢益覺窘迫不堪已募者各
思掉臂以去未募者俱爲裹足不前異日卽

懸厚餉以募健兒人將曰此特以厚餉詒我
終將就滅誰其應之不惟無以昭大信于已
往亦何以鼓樂役于將來也至于各兵餉銀
在外設處一半約該銀六萬州縣之積貯如
掃間閭之脂膏已竭此時勉爲應承將來設
處不繼果能令多兵枵腹以捍圍耶再爲持
鉢之乞終是西江之水耳再四籌思殊覺未
便夫老成謀國豈其不明而熟于計止因遼
事爲急不憚節省從事省一匹馬可爲遼馬
之用省一分餉可爲遼餉之用不知遼誠急
矣一切應援何地爲先儻至決裂何地爲守
勿謂山海斗大城竟可以緩視之也譬則一
家然山海其門戶也外之籬籬漸壞矣而門
戶不固堂奧何恃以不恐譬則一身然山海
其咽喉也脊背之癰已潰矣咽喉不通元首
敢保其無恙否昔唐以八萬守潼關兵馬不
爲不多尚以單虛失守安祿山遂得直抵長
安以致鑿輿蒙塵亦足以爲不據要不扼險

之明鑒也况山海重地不減百二之函關而建賊披猖更甚于漁陽之羯狗興言及此可爲寒心者此也當事者如謂奴賊特么麼之小醜耳其何能爲或者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何用堅城一夫當關百夫難入何用多兵步卒短鬪戟劍相薄何用多馬且古有忍餓擊賊掘鼠死守者何用多餉則山海之城垣可議罷也則山海之兵馬可議裁也則山海之糧餉可議減勿需臣之嗷嗷爲者卽罷臣禡

臣以爲糜費者之戒如其然臣所議山海與永平等處之馬兵四千五百步兵三千斷斷乎不可裁也臣所議之馬兵月支餉一兩二錢步兵月支餉銀九錢斷斷乎不可減也所議修城之銀兩數目或係戶七或係兵三斷斷乎當速發也其餉銀之在外設處者無計可措近見戶部議供薊州庫貯灤藻民兵銀兩六萬恰與一半之數相合原係在外銖銖兩兩積之者可留以救然眉之急以後仍

支畿輔加派之新餉爲便嗟乎城垣之議兵馬之議迄今已兩年矣先以議論不一幾同築舍近以節省不果又成畫餅勢急矣時迫矣奴賊行將爲伏鷲之擊蹲虎之攫矣三韓如染腥羶九廟具爲震動一日長驅直入

皇上執守關者而問之臣卽以錢糧無措爲詞噬臍何及天下之大事去矣臣此時言之則有滋費之罪如待其潰敗而言之則有失事之罪與其甘失事之罪不若甘滋費之罪耳臣謹會同整飭薊州右僉都御史喻安性巡按王象恒巡關董元儒補續上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馬步軍丁與糧餉數日仍照原議修城銀兩並乞速發在外議處餉銀容臣與撫臣截留薊州民兵銀兩以後仍支新餉廣城垣增金湯之固而士馬獲騰飽之勸臣所藉以爲

陛下修封疆以効其犬馬之區區者只此

○遼東巡撫周末春題爲奸細回鄉供報皆同東

夷西虜合謀有據謹據實奏聞伏乞

聖明卽勅救援事准征夷總兵賀世賢手本爲捉獲奸細事本月初四日據把總何魁拿獲奸細一名連人帶見職當審得本役委係奸細父母妻子見在夷地親寫訴狀人張世奇係撫順所餘丁因東虜作反將撫順尅去有李永芳見世奇幼小弓馬俱熟差世奇探聽賀世賢兵馬若何賊兵四萬五千有餘李永芳帶領賊兵只與賀總兵精兵敵戰其西兵一

點不懼世奇昨日投見懼怕法度無處投奔有城上巡攔帶領投見說奴兒哈赤口說推病誘哄兵馬出牆方與大戰有奸細二十名三月十五日走至四月初一日進來其餘奸細探聽經畧做工如何李永芳帶領賊兵至四月十五二十日急尅遼陽城賊兵家眷盡都奔老寨只有精兵與賀世賢敵戰有李永芳與西賊計議說尅遼陽城奴兒哈赤說李永芳你要把遼陽尅來爾做王子我做朝廷

有西賊計議我與你助兵尅了遼陽城河東
是你地界西賊說你亦與我助兵尅廣寧城
河西是我地界你我都是朝廷之職東西二
賊盡都是一處來往計議先尅海蓋金復經
過特取遼東做殿有東賊只說尅金復海蓋
賺哄賀總兵精兵往金復海蓋州去賊兵急
進來尅遼陽城等情據此本職除將緣由連
人呈詳經畧衙門外擬合請會等因又據鎮
安堡撥夜稟報回鄉鍾汝睿供係三萬衛儒
學增廣生員于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因
奴酋攻尅開原被東夷頭打青營內達子搶
去供說黃把都兒等營達子于三月二十七
日上馬盡數往東犯搶不知那地方等情各
到職職因連日鎮守劉世勛長安堡備禦莊
永功節據抄花男把敗差夷敖脫漢山兒等
報稱奴酋已死等情職料是奴賊詭計懈我
兵馬不妨突然狂逞又因西虜爲之傳播慮
其合謀已經牌行副總兵尤世功竇承武及

守巡海蓋寧前各道嚴加隄備外職切料奴
賊入犯必在目下遼陽城守之具雖經臣拮
据親自督理稍有次第而火藥一焚人心驚
惶未定火炮雖有試放率多炸裂原請兵十
八萬今僅僅十萬分布不周奴酋精兵有馬
不下五萬與之爭鋒勢已不敵親審鍾汝睿
稟稱西虜已用車三四千輛裝載盔甲俱赴
遼河沿邊合謀之情萬分逼真遼陽已危有
同朝露至于廣寧則更可憂今朝端之上止
知備遼陽而不知備廣寧西虜亦知遼陽有
備而廣寧無備廣寧人心至愚皆謂遼陽急
而廣寧緩又不可不預爲之備職春間與合
城軍民誓之于神期以死守今觀此景象賊
來欲其不走勢必不能廣寧不添精兵職固
知其不能守也職已拚此一身報效朝廷誓
死封疆爲快其如廣寧以西盡成破竹之勢
何哉職請廣寧添兵二萬該部止撥甘肅入
衛兵一千四百今又赴河東矣職因領牛無

人將廣寧新兵挑其不堪戰者令聽用都司童燦領之專管運送糧草其餘新兵付原任總兵麻承恩統領訓練僅僅三千耳盛甲俱無馬匹尚缺安能裹足禦強故廣寧添兵之說斷斷不宜束之高閣者也伏乞

皇上憫念廣寧爲全遼根本卽

勅該部將職添兵之疏速爲覆請調發以救危急固山海而護

陵京端必賴之矣職憂鬱之極荒迫不知所云惟聖明垂覽焉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專陳緊急未盡餉務懇勅部餉諸臣預行儲備以免缺誤事項者戶部有謹陳目前緊急餉事一疏撫臣周永春會稿有再陳轉運未盡事宜一疏皆爲今日糧乏料盡軍馬幾死而岌岌乎爲此餉務計也職謂餉之誤也不自今日始也遼米踊貴何曾不要海糧官軍告爭本色難以強得何曾只利折色自道廳憚輸轉者倡爲此說以阻前

秋之海運遂缺今日之軍興而其誤一逆賊
在所必討則兵馬在所必多糧道在所必儲
則車牛在所必備自道聽憚置辦者終日延
挨以致召買之後時遂成推輓之中斷而其
誤二登萊之船可徑抵蓋套也必卸于三猗
牛金復一帶以致高閣八九萬石而不得來
天津之船由入海可徑抵娘娘宮由樂亭出
海可徑抵三岔河也必主山海關千里之陸
運以致高閣數十萬石而不得來而其誤三
今海運行矣車牛備矣頃得餉臣李長庚書
言海運由登萊東道直沖中道樂亭北道可
並行不悖矣而三誤去矣尚有一誤在遮洋
淮船事體係之淮上在餉臣豈其無見而務
爲難行以自愚在淮臣亦宜同心而勉爲區
處以共濟職可無贅惟是職疏原議調兵十
八萬馬約九萬匹每軍歲給月糧一十八兩
共該餉銀二百二十四萬兩內每軍月給本
色五斗該糧一百八十萬石卽在前餉銀之

內扣筭不煩另處每市升二升折筭倉升事
例日給三升三合該豆一百八萬石昨戶部
疏稱因馬計料除自四月至七月放青不支
本色每月每匹只給折色九錢而以爲未便
也此四箇月有青可牧止不給草若本色料
豆不論有青無青俱應貼喂仍當更定以終
歲計通共米豆在二百萬石之外而餉臣前
所以議派僅僅一百四十萬石耳今各省鎮
調援兵軍俱報起程漸至矣兵馬漸增本折
又遞加矣餉臣將待其盡至始遞加乎抑亦
先加遞運以待其至乎夫以二百萬石之餉
轉饋于一二千里之外而又有隔省隔關隔
山隔海阻風阻雨阻水阻雪不可預必之程
期雖取數之極其寬而猶恐其到之極窄雖
加派之極其蚤而猶恐其來之極遲卽如前
議一百四十萬石以養見在之兵馬且不得
依期放給朝少暮欠餓死無筭而不日兵馬
益至又何以處之業已一誤而再誤三誤四

誤寧復堪此大誤耶或以邊停召募中外當事者有厭兵之意且謂得兵十萬便足破賊何必十八萬之多糧草且不須多派以滋騷擾此豈視開國僭號長勝之賊不如倭播時劉神京枕席切近之遼不如朝鮮寧蜀而職實無此才膽不敢輕量以輕擲遼愿餉臣且派足本色二百萬石早運預儲以備緩急無使誤于今日者復誤于日後也伏惟亟

勅戶部督餉諸臣速議施行又戶部疏曰外而搬運則遼東司道職之中而督催趨運則該管地方各省督撫職之其交責于邊臣者甚嚴今遼東五道已缺其三贊畫改監軍道又閣而未議糧草問誰搬運督撫問誰催趨屢書吏部推補皆以掌印無人爲辭伏乞

皇上亟下新推冢臣使得早補分守開原及監軍各道分頭任事共拯艱危如冢臣一日不點則各道一日不得補一切軍馬錢糧事務無人幹辦盡至失悞萬一爲賊所乘再有喪敗

諸臣固不敢以不補各道歸過于
皇上而因亡遼以危

宗社卽

皇上亦有利乎此又職之所以急迫呼號而不憚
屢賣者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舟車無湊轉運力勞懇乞
天恩俯賜帑金以濟萬分急用事山東司案呈
准督餉侍郎李長庚揭前事等因到部爲照
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無事則外府亦內帑

也天下有事則內帑亦外府也無內無外誰
非公家之用但得疆宇寧謐卽是國家大利
何論財貨遼左雖東邊實堂奧之門戶不幸
爲奴賊蹂躪殘缺過半且朝夕耽延未有已
日譬之被盜之家盜猶伺覘門牆思食我餘
爲主人翁者正宜出橐中阿堵物椎牛置酒
募左右勇敢之士以共驅除方可高枕不則
祇盜資耳善保家者固如是乎廼

皇上以遼付諸臣諸所陳請隨上隨下豈非不忍

以世守之封疆輕委之虎狼哉然議守必先
議食餉臣經臣表裏相倚爲重者也頃報奴
騎壓境與我相持安知不以是嘗我狃我聲
此攻彼出其不意以掣我肘揣情察勢萬分
可危聞經臣之提防固不遺餘力矣然枵腹
而責兵馬之鼓舞能乎則累糧不具經臣之
憂抑亦餉臣之憂也卽餉臣之飛輓亦不惜
竭蹶矣然空拳而望水陸之轉輸能乎則發
運無資餉臣之憂抑亦經臣之憂也臣部兼

憂經餉二臣之憂若折色又若本色若外空
又若內空間之民而民只此間毛竭澤之漁
已極問之官而官只此歲額罄瓶之耻更深
問之舊徵而舊徵不敷九邊之供億豈能留
涓滴以待需問之新派而新派尚煩各處之
銖求安得迫須臾以佐急况遼餉加而又加
覈數尚少其半計其所出先已嗇于入也又
况加增銀兩用之募調用之買馬安家耗費
過多計其所入先已窮于出也以是朝入則

朝出暮入則暮出曾未有信宿間須分毫于
太倉者一切運費至于今臣部卽欲如前稍
稍支發以秣餉臣之亟而計無從出然而遼
餉可已乎舟車之僱造可已乎舟師之水脚
車夫之盤纏與夫騾牛之草料可已乎欲足
二百之芻糗而商人之召買可已乎已之則
脫巾可慮不已則仰屋徒嗟此餉臣千思萬
想計無復之而爲此請帑也知我

皇上之愛封疆必甚于愛金錢也夫自推稅來多
方斂輯匣而藏之大內者必有所爲自爲乎
皇上自玉食衮衣而外所需幾何將爲後人乎
聖子神孫官山賦海豈少此長物昔宋太祖殖封
椿以圖恢復幽燕而志未竟識者惜之

皇上厚殖者無亦曰神聖度越宋祖將以交趾河
套朶顏三衛侵疆未還奮然欲有所大舉紹

二祖

八宗之緒而加以光昭而今遼陽故宇且爲奴酋
殘破一半未之恢復其何以對

寢廟慰人民曾是三十年所積備之金錢不用之
此時而更何用

皇上深居默念立發二百萬紵此餉臣燃眉併以
自紵東顧無庸再計矣且也事平之日容臣
部補還餉臣已言之則貸之今日而異日収
之雖發猶未有失也

皇上其何愛焉而故禁此轉移不以軫恤至監稅
銀兩部欲歸之餉臣久矣以餉臣所請充之
物供餉臣所轉運之需甚爲便計然非特稅

當歸餉臣也卽加派亦當歸併餉臣蓋本色
折色等爲兵餉而兵數餉數要在扣定如見
在兵馬若干應用本色若干仍該折色若干
將兵馬扣定數目因而加派亦扣定數目解
入者專供此項不得那移別用解出者專充
此項不得那移借用則無不足有餘之慮矣
蓋本色總經一手既有稽核之便益而一人
止理一餉又無旁溢之混淆御史左光斗之
疏良有見也其他又如赴援之調募將官之

餽廩士卒之行糧塩菜及家屬之內顧等項
仍屬臣部任之與餉臣同事同心職內職外
彼此相濟非欲以是卸肩貽餉臣以獨賢勞
也蓋不如是無以一事權而便稽核矣伏乞
皇上俞餉臣所請速借帑金二百萬兩以解頃刻
倒懸臣將所留稅銀并加銀扣定數目併歸
餉臣以充督運本折之用其餘各費悉臣部
任之庶畫一而不致紊亂此胥便矣

○江西巡按張銓題爲民窮已極加賦無已懇乞
聖明深維根本至計亟命減派以恤民生以杜亂
萌事職惟自古國家之亂或起于戎狄或起
于叛逆或起于盜賊然必有所由起亂所由
起不過曰民窮財盡耳今日之象毋乃類是
國家自有奴患以來軍興煩費司農束手不得
不履畝加賦者勢也然亦當斟酌輕重稍留
不盡之意乃三厘未已而七厘七厘未已而
九厘矣夫此羸者民也其何以堪

皇上固不知減然貧困之極豈諸臣亦不知耶若

曰畝加二厘不過取錢錙銖不思小民一錢
不得卽關生死朝廷以爲錙銖閭閻以爲性
命矣又若曰有田者多富民辦納亦易不思
天下富民少貧民多貧者將重困而立斃富
者亦重累而立貧矣蓋天地止此利藪民間
止此物利正額尚若此况于加徵加徵已難
况于增益遼餉雖不可免完額勢必多逋有
司卽多方催徵而肉已盡剝皮難屢剝如民
力難辦何是以朝廷雖有加賦之名而未得
濟邊之實小民未見急公之義而徒聞訕上
之聲亦何利而爲此無益之求以賈傷心之
怨耶在諸臣之議曰遼兵十八萬歲費餉四
百萬自加派外別無策矣然以七厘計之亦
已足額而况有捐助有扣留有平糶有搜括
事例錙銖而積之孰非以佐軍興者奈何又
索之田畝也卽謂爲兵工二部分派而加職
不知爲已往耶爲將來耶如爲已往則兵已
足矣安家器仗可無議矣如爲將來則調發

召募將何時止也若調發召募目前可止此
一百二十萬金錢解之兩部何處歸着耶且
今日既可累三而九異日必將由釐而分
長此安窮誰階之厲職以爲卽不能減于七
厘內斷不事溢于七厘外毋謂既往不咎成
命難反而爭分寸之間失四海之心也職非
不知遼事方急遼危則京師危京師危則天
下危卽竭天下之力以爲遼亦不足惜顧遼
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尤借腹心之
血脉滋灌未便傷生若腹心先潰則危亾可
立待職恐竭天下以爲遼東遼東未必安而
天下先危不可不深思也今天下病極矣水
旱頻仍呻吟未起重以轉運之艱苦徵調之
騷牛車之搜取况地畝之加派又日益也
百姓膏脂已空竄匿無路必不肯坐而待死
必出萬死一生之計一人倡則衆人應之一
方倡則四方應之恐斬木揭竿將起大澤而
赤眉黃巾輩再見于中原矣爲今日計第一

在收人心一以固根本豈可復腹削無已驅
之使爲亂耶職竊謂諸臣之爲國謀者非也
乃

皇上之自爲謀更非矣

皇上卽金滿山澤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
礫糞土何殊而發帑之請叫闈不報加派之
議朝奏夕可職殊不得其解豈財爲

皇上之財而民非

皇上之民耶夫有人而後有財若民散矣財誰與
守今日人欲之而

皇上不與恐異日與之而人不欲也今日屢叩不
應而臣下之情窮恐異日一呼不應而

皇上之勢孤也此百萬朽蠹可懷袖而携局鑰而
守否耶職有所不忍言矣伏乞

皇上軫念民生熟維國計

勅下戶部將加派田畝酌量減免併乞慨發帑金
轉給遼餉則民心聯而元氣固士氣奮而神
氣張外患內憂立刻消弭

宗社無疆之祚若太山而四維之矣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戍卒堪憐

皇仁久滯謹因合屬捐糈懇乞下

詔賫邊以示隣壤急難以明

皇上不終忘遼事項者發帑之議廷臣牘爭之臣等隨諸臣後翹企以望而

天聽彌高肩鑰自如似乎沛發再無期者似乎殘遼可盡棄者似乎不侵不叛屬國可終秦越視者似乎不飽不煖戰士可坐視溝壑死者

皇上不爲遼計獨不爲

祖宗櫛沐之社稷計耶獨不爲此棟宿柵聚之黃白計耶遼危而社稷危社稷危而黃白危鹿臺瓊林初心詎不欲善積善守之而牧野漁陽祇足貽羞史冊此往牒之可考者也

皇上深居大內白晝爲昏亦知天下之搜括盡矣加派竭矣百姓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不得已而議所司一體捐助而勺水救西江亦幾無策也聞之仕不受祿古道所不載義不後君

臣職所不辭也職等受事東偏則齊魯之墟
恐于震隣尤甚而職等患迫一體則犬馬之
效計于桑土宜鮮何敢曰市義以爲海內倡
而磨頂而分膏以徇亦曰聊以固吾圉也顧
公帑旣乏無得餘錢盡餅曷克待哺饒叨泛
行派助不肖者或借以腹民一切取盈初任
者偏窘于瘠已則舍俸薪別難議助而叅照
蒞任深淺度支俸多寡損益之乃平也隨據
濟南等府知府徐從治等歷城知縣黎國器
等各申助俸薪銀數前來共計二萬六百五
十兩至于司道大半未任擬同後至有司另
行續捐而職等約已急公悉索不腆將爲源
源之輸庶乎涓涓之愫也除前項銀兩業于
四月十六日行令布政司造冊給批差官解
部外職謹會同山東巡撫王在晉看得蠲助
一項與其輸于部不若輸于遼何也以此二
萬六百餘金而入于司農之帑誠滄海一滴
岱岳一塵該部卽度支克艱當不藉此涓埃

爲盈縮且沿門持鉢原以助遼之窘非以周
部之急職謂亟宜徑賫邊圉如三帥營則各
發數千金而遼陽衽革披堅之士若而金守
埤濬濠之士若而金埤人人皆曰

皇上棄我矣而隣封僚屬不忘同難相扶之誼至
不愛祿入給我邊戍于是椎牛酤酒共勉忠
義亦足矢馳驅而增敵愾則雖云九牛一毛
未必非鼓舞行間一大機括也然與其職等
輸之于邊又不若奉

皇上尺一之

詔輸之于遼何也王居不煥無米難炊司餉蒿目
而借箸戰士枵腹以操戈而募兵梁俊衣物
當盡饑寒難忍自縊身死迄今白楊衰草皆
堪洒涕至于萬竈烟寒六軍菜色未愁奴酋
之殄其命而先愁

皇上之絕其生此倒戈之勢也豈

祖宗數百世之闔澤與

皇上五十年之翔恩無一足恃而便欲袖手以委

諸蠢爾小夷哉職謂

皇上將東省合屬捐助之數亟發經撫諸臣俾其
榜示如林之衆曰汝謂

皇上忘若輩乎深宮之內宵而衣旰而食粉黛之
簧鼓不入貂璫之煬竈不聞而日惟爾輩是
軫是卹今日且頒東省數萬金爲若輩牛酒需
大內之藏且盡傾之以賚若輩可且暮俟也則忠
由惠激勇自忠生一飽有餘衆氣自倍何憂
哈赤何憂虎兎諸酋何憂

陵寢之不保何憂金甌玉燭之不長享哉寧惟
是區區累若者捐升斗而以西江活涸鮒也
抑職因是而有感焉遼陽去東僅隔一水杞
人私切憂天不住偵伺遼事每聞經臣熊單
騎戴星身先率作日日如此戍樓宵立身先
點防夜夜如此分甘解纊不私一錢息交絕
遺不糜一鮓久久如此其他大小畢理威愛
并行奇正互設又未可筆舌也夫經畧一身
以文臣之不愛錢兼武臣之不惜死忠勤泣